

霜月刀



柳殘陽 著

赤相月刀



煞凝荒烟

乌油篷布的一辆双轡后挡车，车停在沙漠草里，荒寒的一片野地上，有些被风吹束成的砂丘，缠着枯藤老葛，高高低低的坟起在周遭，这地方，泛着那样一股凄凉晦迷的意味……

篷车停在这里，拖车的两匹马正在不安地刨着前蹄。

当然马儿会不安，因为一具尸首府吊在车前座的犁杆旁边，尸首的脑袋还在轻轻晃动，每在晃动的中间，一条粘稠的血丝便极缓极缓地往下坠滴。

车子后面，还躺着一个断了气的，这人双臂伸展，一条腿搭在车踏板上，面孔因为那一刹过度的痛苦而扭曲得变了形——灰青中透着暗紫色，双目凸瞪，嘴巴半张，这人的全身上下，都浸染着血迹。

沙土地上，另外跪着三位，尚还活着的，他们是一对中年夫妇，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子。

篷车的窗帘全已掀裂，两名彪形大汉在车上往下丢着物件——大包小包，捧着箱笼，不管什么，只要能丢出车外的，一概抛掷出来。

三个凶神恶煞似的人物，便仔细翻抄着这些丢弃下地的东西，他们搜查得相当详尽，然而，对于搜查过的物件都肆意破坏，胡乱掷甩。

站在一堆砂土之前的，是个年岁很轻的俊俏后生，大概只有二十三、四岁的样子，肌肤白晰，身材修长，如玉般的面孔，配着一双朗朗星目，挺拔的鼻梁，唇红齿白，在一袭银袍的衬托下，更如玉树临风，潇洒倜傥之至，如果人们没见过什么是“美男子”，这一位就是了。

车上的两个，车下的三个，尚有监视在那跪于沙地上三个可怜羔羊旁边的一个，都穿戴得一式一样，黑色头巾，黑色劲装，黑色软靴，只有胸前的两排密扣是自己的，他们配带的家伙亦无二致——肩后斜背“双刃斧”，腰板带上别着角柄短刀，显然这是同一伙人，或者是，某一个江湖组合的属员。

跪在地下的那对中年夫妇，从外表上看得出都是出身于优裕环境里的人，两口子都胖敦敦，富泰泰的，穿绸着缎，面色原该红润健朗——如果不是遭到眼前这挡子横祸的话，如今，他们的形容却糟透了。

那个半椿子大小的娃娃，长得也颇灵巧惹爱，眉目神韵，与这对夫妇极为酷似，不消说，定是他们的儿子了。

微微拂动银闪的衣袖，俊美青年十分不耐地开了口：

“怎么样？找着没有？”

正弯着腰东翻西抄的那个满脸横肉的黑大汉，闻言之下一边抹着汗，一边抬起头陪笑着道：

“回禀少爷，还没有见到，小的再找找看——”

眉梢子一扬，这青年人缓步来到跪着的中年夫妇之前，他语气冷峭得不带点人味的道：

“翁申义，你说老实话，那只‘鸳鸯镯’你究竟藏在那里？”

略呈肥胖的面庞上沁着油汗，沾着灰沙，更带着发自内心的惊恐与惊悚，这翁申义一边的脸颊肌肉在抽搐，他哆哆嗦嗦地道：

“这位……英雄，我怎敢哄骗于你？的确确是在我们临走前借出去了……借去观赏的人乃是我一位多年老友，我已向英雄说过，他就是世居，在‘临安府’，开设‘大裕粮行’的潘崇德，英雄，有名有姓的人，我要说谎也不能……”

青年人含着恁般阴毒意味地一笑：

“姓翁的，让我说予你听——这一趟，你乃是盘清了‘临安府’的生意，卖掉了房子，一心回老家乡下置田购地享晚福的，可是？”

连连点头，翁申义惶惑地道：

“正是这样的打算，英雄都已知道了……”

青年人突然神色极厉地道：

“我刚要告诉你，翁申义，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你等于刨根迁移，不再有回归‘临安府’之意，而在你离开之前，岂会把这样稀罕宝物轻易借人，纵然那人是你所说的‘多年老友’！”

翁申义急切地道：

“千真万确，英雄，我说的都是千真万确，潘崇德和我是二十多年的知交，情谊深厚，那只镬子再是珍贵，他要借用我又怎能不允？而且他业已表明，只待三月之后他的寿辰一过，便着专人给我送回，英雄，东西固然重要，却是身外之物，究竟不及人与人之间的情份可亲啊……”

青年人忽然笑了，伸手拂开飘至胸前的银包束发丝带

——丝带飞越肩后，他的反掌也掴得翁申义鼻口喷血，仰滚于地！

跪在翁申义旁边的翁李氏惊悸的尖嚎起来，她不顾一切地扑在丈夫身侧，悲恸地咽噎着吼：

“你们……怎可如此毒打他？我……我丈夫说的全是……真话……你们不信……就算把他……活活打死……也不能……在这里找出那只……镯子来……”

青年人仍然微笑着，慢斯条理地道：

“老虔婆，你没听到你那好丈夫方才在教训我？他认为我太过贪婪无知了，他认为我毫不明白物件同人心的比重，所以，他必须得到点惩罚。”

孩子也在哽咽，呜呜沉沉的不知在呢喃些什么，显然已被惊吓得不轻。

目光一闪——宛若映着血影——青年人又道：

“至于他说的话是真似伪，这要由我来决定，活活打死他么？倒很有可能，或许我有更好的法子，为了这件事，我已要了两条命，再要几条，亦不过是点缀点缀罢了……”

抹着满脸猩赤的鲜血，翁申义的舌头大概也碰裂了，他僵混的，可悲的道：

“英雄……英雄……我一生刻苦成家……但却并不吝啬……那只镯子……你要了……也罢……却不值得……不值得搭上两个人的生命……”

青年人笑笑，道：

“我素来有个习惯——不喜欢被某些不相干的人看见我做某些不便让他们看见的事，不幸被他们看到了，我就只好让他们永无传扬出去的机会，这样的手法，我们叫做‘灭

口’。”

抖索着，翁申义道：

“英雄……你开恩……镯子……我给你……”

摊开手心，青年人道：

“拿来。”

全身都在颤，都在恍，翁申义呐呐地道：

“镯子……在‘临安府’……真的……我可以修封书信……英雄你着人去取……”

猛一把揪住翁申义的前襟，青年人额际浮起了凸突的青筋，双目中杀气盈溢：

“翁申义，你这老奴才，老混帐，老杂种，你把我看成那一类的白痴？我岂会中你这个圈套？授人以柄，自陷图圈？”

翁申义骇惧至极地分辩：

“不，不，英雄……我全是一番真诚真意……我……”

扬起的手掌是细长柔嫩的，但挥击在人脸上却是如此坚实有力，青年人连连掴打着翁申义，血星子合着皮肉，随着翁申义脑袋的仰俯摆动而纷溅齐洒！

“住手，住手，救命啊，打死人了……谁来救救命啊……”

翁李氏披头散发，形同疯狂般拉扯着青年人，她的孩子，一迭一声“爹”，一迭一声“娘”，趴在沙地上叩着头，连嗓调都变得不似人声了！

旁边那名粗壮汉子猛抢上来，飞起一脚便踢翻了翁李氏，怒叱连声里，又接二连三地将这妇人踢得满地打滚，嗥叫若泣。

点点滴滴鲜赤的血洒染上沙地，紫褐的濡湿的小印痕，很快便被沙尘吸收，留下斑斑不起眼的干瘀……

重重将翁申义摔推出去，青年人满脸布着恁般邪酷暴戾的凶气，嗔目大吼：

“朱三黑子，你们还没找着？”

原先回应的那个黑大汉，不由暗里打了个寒噤，他直起腰来，惶恐地道：

“少爷，前后业已搜了四遍，没有放过任何一桩物件，连箱笼的里层，角摺都割开查过了，一些衣裳被褥也通通拆了开来。却就是找不着那只镯子……

青年人两眼透着赤光，脸色泛青：

“篷车上下搜过没有？韩大头？”

被唤做韩大头的汉子赶紧回道：

“连车底都看遍了，少爷，没有啊！”

另一个也苦着脸道：

“拖车两匹马的杠轂，皮套环也查验了两次，少爷，没见藏着啥！”

青年人的面孔扭曲了一下，愤怒地咆哮：

“饭桶，都是一群不中用的饭桶！”

车上车下的几个汉子，全都垂手肃立，噤若寒蝉，没有那一个敢吭一声：

踢打翁李氏的这位捋着袖子，还上来楞头楞脑在旁边插口道：

“少爷，保不准这翁申义老小子是说的真话，要不这里怎会找不着东西，再说，人经过这样一顿很打，少有不吐实的，不信叫姓翁的刨他翁宗祖坟，这阵子他都会爬着去！”

很突兀，青年人的表情又变为温柔了，他的声调也是温柔的！

“赵大有，你的意思呢？”

这赵大有笑道：

“若依我呢？少爷，就不妨叫这老小子写封信，公子随便派个人到‘临安府’去找那姓潘的拿，他们大不过是些做生意的肉头，有几个胆敢唬弄我们？”

唇角噙着的那一抹笑意，倏而僵硬了，青年人闪电似的一记大耳光，打得那赵大有鬼嚎一声，跌了个四仰八叉！

指着满脸的晕黑，牙掉血溢的赵大有，青年人恶狠地骂：

“你算什么东西？居然以你这种豆腐渣脑筋来替我出点子？狗奴才，你想到这件事上能在此地解决而不能延宕么？你想到翁申义可能在信函中搞花样设圈套么！你又曾顾虑到万一风声外泄对我们有何等影响么？真正白痴一个！”

捂着血淋淋的嘴脸爬了起来，赵大有呵腰垂头站在那里，再也不敢多说半句。

青年人烦躁地走来走去，双手十指的骨节也在“咯崩”“咯崩”按响不停，于是，他蓦地站住，斩钉截铁的，也是冷酷寡绝地说道：

“东西必然藏在翁申义身上，只是他不肯招供，这头咬牙的老狗，我们要看他能撑到几时！”

六名大汉，只是惶悚地站着，一个个都摆出那份“唯你是尊”的神色来，没有人敢表示一点不同的意见。

青年人一探手，叱道：

“你们先去把那毛孩子给我抢过来！”

齐应一声，六个人如狼似虎地扑了过去，翁申义同他的老妻，经过方才那一顿毒打，这时也不过刚刚转过气来，甚至尚不能挣扎，那孩子已被朱三黑子一把抡开！

伸着那双血污颤抖的手，翁申义痛苦地呻吟：

“求求……你们……放……放……过这……孩子……那……那是我……我……唯一的……命根……啊……”

划动着满地的黄沙，翁李氏孱弱凄惨的哭泣声更断人肠：

“英雄……好汉……你们……要……要什么……都可……可以拿去……甚至……我们……夫妻的两条命……就只有这孩子……我求你们……行行好……饶……饶了他吧……”

背负双手，青年人踱到翁申义夫妇二人面前，他淡淡地道：

“姓翁的，我发觉你虽是个做生意的商人，却很有心机，很能熬，也豁得开，你比我预料中要难缠得多，也可恶得多！”

翁申义痉挛地，低哑地道：

“我……我……不明……白……你的……意……思……”

青年人慢吞吞地道：

“那只镯子，一定在你这里，但你却抵死不讲藏处，因为你清楚，镯子交出与否，你两口子及你们的儿子都是一样没命，所以你熬打熬刑，宁肯死，也不愿把镯子拿给我，翁申义，我说的不错吧？”

翁申义挣扎着抬头，脸上的裂口沾着沙土，青瘀紫肿的面颊在抽搐，血斑被两行热泪洗花了：

“听……听我说……英雄……我没有……没有骗你，我

也……也决……不似你说的那种……那种想法……英雄……我没有理由……为了一只镬子……去赌上性命……”

青年人冷冷一笑：

“你就是我说的那种想法，翁申义，不会错，从你一开头眼见我们宰了你那车夫，及你的跟随，你便明白你们的遭遇会是什么，因而你豁出去了，宰死也不交出镬子，但翁申义，或许我有方法使你改变主意。”

翁申义恐怖地嘶叫：

“不……不……不……”

点点头，青年人道：

“你猜对了，我先肢解你那宝贝独生儿子，却不会叫他即死，我会慢慢地来，做一点，再另开始割切你的老婆，你听到妻与子的哀号、惨叫，可能多少有些反应，因为我知道那种滋味十分难受，如果这一切也不生效，我再杀你，然后，算我命中注定得不到那只镬子！”

全身似在裂炸，在沸腾，在遭到凌迟，翁申义扭曲着变了腔调：

“求求你……开恩……做好事……求求你……积阴德……积福慧……求求你……求求你……。”

而翁李氏早已惊恐过度，晕昏了过去。

青年人生硬地道：

“朱三黑子，动手吧。”

翁申义的一双眼珠子突出了眼眶，喉结在上下移动，他大张着嘴巴，宛似不能透气……。朱三黑子洪声道：

“少爷，从那里开始？”

“把那只左耳割下来吧！”

一只血淋淋的小耳朵，颤生生地坠落于地！

孩子倒在那里，细小的身子在剧烈抖动，半边头脸，全是鲜红的血！

翁申义全身扭曲，四肢蹬撑，侧过脸，啃了满嘴的黄沙！

漠然一笑，青年人道：

“还不说！好，有种。”

朱三黑子阿谀地道：

“少爷，下一刀朝这小王八蛋什么地方割？”

青年人狠毒地道：

“蠢才，再割下去的话岂不割死了他？哪有这么便宜的事？我们换个主儿，我看，该轮到翁申义的老婆了！”

那韩大头往前急跨，胁肩谄笑：

“少爷，对付那老婆子，我来吧？”

青年人无可无不可地道：

“下手要慢慢儿的，别太快了就不够味啦。”

韩大头，点那大脑袋：

“少爷放心，我这也不是第一遭喽……”

过去一把拖起瘫软得象是堆烂泥般的翁李氏，韩大头早已握刀在手：

“什么所在，少爷？”

皱皱眉，青年人道：

“一只右手。”

“啊……啊……。”

凄颤的惨号，架着噎咽的尾韵，翁李氏全身一挺，双眼圆睁，满口上排牙刹时啮入了下唇肉！翁申义抖索了一下，

骤而喷出了一口鲜血。

斜着眼睨视，青年人道：

“怎么样？翁申义，说是不说？”

“哇”的一声，翁申义又是一口鲜血吐了出来，身体又开始猛烈地痉挛。

翁李氏又已晕绝了过去。

猛然暴吼一声，青年人挫着牙叫：

“给我剜出姓翁的招子来！”

这一回，赵大有抢了先——似是要宣泄方才那一口怨气——他拔出短刀，狠狠地揪住翁申义的头发，任那一张变形的面孔对着自己，任那一双眼角并裂的眸瞳瞪视自己，他举手扬刀，对准翁申义的一只眼睛便刺了下去——锋利的刀尖闪亮，只隔那只柔嫩的眼珠半分，自一个沙丘之后，“猝”声传来一溜锐响，而“当”的一下，赵大有手中的角柄短刀便飞上半空，他的人也被震得打横摔了个跟头！

变化是这样奇突，以至在场的人们——包括那青年人——都在一刹间怔窒住了，他们又惊愕又疑惑地注视着那座声响传来的砂丘，须臾里竟没有想到要做什么。

不必他们做什么，砂丘之后，一个人慢慢长身走了出来。

那是一个面色苍白的人，深陷的眼眶透着疲乏的意韵，尖削的鼻准不偏的向前挺直，嘴唇紧抿着，形成唇角微向下垂的一条薄薄直线，他的腮颧上生满了青虚虚的胡渣子，双耳的耳坠削斜如刀，一袭洗得泛出斑白的青衫，一双磨损了帮子的软靴，看上去，竟是如此消沉，潦倒，并且仿佛厌倦了人生的这么一个人。

他的年纪大概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，或许三十三、四，也可能三十八、九，一时倒令人判断不出。

他很瘦削，由于瘦削，身材便显得有些颇长了。

风吹拂着他蓬乱的头发——松松的青布带，未能完全束牢结髻于顶的发丝，有些发丝便脱开飘扬起来了。

看见一个小小的包裹，这人走了几步，将包裹往上提了提，然后，面无表情的望着这些人……站着的人，不是躺在地上的人。

于是，朱三黑子第一个吼叫起来：

“他奶奶个熊，你算是那个鳖洞里钻出来的活王八？居然胆上生毛，插手管起我们的闲事来啦？你他娘是活腻味了不是？”

韩大头也捋袖捏拳，恶声恶气地咆哮：

“好个楞头穷酸，你这模样，只配去唱‘莲花落’，敲起板子来上段‘数来宝’向人讨口剩茶残羹，却也摆起架势充人么？娘的，我看你是茅坑上搭凉棚——离死（屎）不远了！”

那人站着，仍然毫无表情地望着他们。

但是，这青年人却脸色有些不自然了——他已发觉到，刚才击落赵大有短刀的东西，不是别的，只是一根枯草，一根干黄的，细弱的枯草！

而且，赵大有掉在地下的短刀，甚至已被震弯了！

青年人明白，仅这一手，业已表示出了来人乃俱有何等精湛的功力！

其他三名大汉，这时也在鼓噪叫嚣，打算冲上去围攻那人，青年人微微摆手，僵硬地一笑道：

“朋友。好本领！”

那人沉重地摇头，声音低沉，微带嘶哑：

“这孩子，这妇人，还有那逼着他们的一个，是什么道理要遭受如此残酷的虐杀？”

青年人表情僵木了一下，慢慢地道：

“不关你的事，朋友

那人叹了口气，道：

“我想问一问，因为我嗅着这股血腥，觉得作呕——大概是因为这股血的气息散发在不该散发的人身上……”

青年人忽然强笑道：

“这几个人和我有点过节，今天我堵上了他们，朋友，就是如此！”

喃喃的，那人道：

“这几个人？你是指的哪几个人？这小孩子，这妇人，还是那个被打得半死的男人！”

窒了窒，青年人的嗓调有些冷硬了：

“不要自寻烦恼，朋友，我已对你容忍有加了。”

那人目光巡扫，低喟着：

“那只是个孩子……只是个妇人……还有那个男的，他们都不象会武功的样子，我想不出，他们与你结有什么深仇大恨，竟使你这般毒辣地对待他们？”

青年人渐渐起了怒火：

“你想怎么样？”

那人淡漠地道：

“我要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”

冷冷一笑，青年人的凶性突发：

“好，我告诉你——我有一个心上人，我想送她一件珍贵的东西，而这件东西我没有，~~躺在地下的~~那人却有，因此我先探查清楚了这一天他要携着回乡，经过此地，所以便埋伏附近，加以拦截，可恨他不肯交出我要的那件东西，你所看见的情形，便是他不肯交出那件东西而遭至的惩罚！”

指了指~~篷下~~~~篷下~~的两具尸体，那人道：

“这两个呢，~~也是~~因为不肯交出你所要的东西而遭至的惩罚？”

神色凶狠，青年人厉烈地道：

“这两个么？就算我高兴，宰着玩的吧！”

那人凝视着青年人，道：

“你很暴戾，也象个被宠坏的孩子，可悲的是，你的恶性已经根植了，要渡化你，应该在距离今天很久很久以前的辰光开始才对，现下你有如一段长硬了的杖弯，待要扭直，怕是不可能了……”

青年人阴鸷地道：

“别在我的面前倚老卖老，你这一套唬不着我！”

那人徐缓地道：

“任何一种危害善良的人或物，都该加以规正，若是无法归正了，就只有毁灭，你这模样，似是应加以毁灭的那一类！”

鄙夷地笑了一下，青年人道：

“就凭你！”

那人平静地道：

“如果我要，我便可以做到！”

青年人桀傲地道：

‘我也是一样——如果我要，我便可以做到！’

苍白的脸上又浮现了那种落荒奔逃的神色，那人沙沙地道：

“这样吧，你们走，躺在地上的三人，由我来施救，你们算是做好事，我也可以自己的良心有个交代。”

青年人扬扬道：

“你不想‘毁灭’我乎！”

那人沉默了一会，道：

“有时候，我憎厌杀人，纵然是，杀象你这样不可救药的人，不过，设若你这暴虐凶残的心性不改，将来总会得到报应的！”

“嗤”了一声，青年人道：

“这就是你想说的话了？”

那人道：

“这就是我想说的话了。”

踏前一步，青年人带着强烈的挑衅意味道：

“我现在告诉你我要说的——这三个人决不能让他们活下去，杀必须杀绝，另外你看见了这件事，我也不能放你活下去，因为我不愿意有人把它传扬出去！”

有些讶异地望着青年人，那人道：

“你的意思是一一这妇孺三人你一定要置于死地，只为了你拿不到一样原属于人家的东西？我在帮你行好事，你连我也要一起杀掉？”

青年人阴毒地，邪恶地笑着道：

“不错我就是这个意思！”

那人叹息道：